

養一齋集

山陽潘德輿彥輔

書

與湯海秋書

海秋儀部足下十日前飲友生所與足下極論詩不足明道要很示大集仰見覃思下人如僕鄙僿猶虛佇如此學安得不進于古旣不獲辭爰罄力拔摘非謂識利病特用心不敢不忠也竊謂足下詩世之驚喜者多咸欲奮力與角銳氣不敵汗流僵走而貶足下詩者謂特驅駕倘氣其實無精蘊二者一揚一抑以氣爲權衡均無當于足下之

詩者也僕居京師二年餘見近世士大夫文章無慮數十家鮮有彰闡義理者夫詩乃吾心物也泄館彎組聲色玩好優粹書畫皆心外物耳近人每唱和迭代言之不休正色談道反駭且怒謂類南宋語錄不可爲詩夫果鄰詩于語錄而後怒之可也今無問詩體何似但搖首閉目羣以言理爲大禁爭爲無用之語以弋名譽顧何忍如此僕嘗評次古今詩其上性天其次格韻其次氣魄其下纖媚奉此進退百代不敢少惶惑今海内名流勃興必有鉅手紹古盛業就吾所見聞何其學皆于下者近歟此非才力不勝任乃由千百歲前蘊含道理之作覿面則走如避塵坱

性天既駭格韻無木黠者舉力張大而纖媚之體先入心爲之主故縱其氣魄所極至亦兒童之叫躍而已足下詩蒸蒸而起灝灝而行援據古義澆漓婉孌之態洗痛斷削之是足下雖能尊其性天而不苟于作也雖然足下毋謂詩易覩身涉世一日不尊其道則纖媚之心動而詩且不可問雖非常之才不得不祇懼足下自今必無問詩不詩而皆自嚴重夫豈徒詩見于世世之倚足下者將未有窮也僕齒踰四十于民物無豪毛益猶馳驅上國不肎退藏求當代有性天之士切劘藝文冀萬一窺見古人之旨繹足下詩殆吾同術歟遂感激慺慺獻誠不宣

與張亨甫書

六月十三日亨甫足下文章之道賢乎並世通識一瑕必攻望似慘覈其實淡相愛古聞人胥見及此今無繼者非盡護過明不逮耳足下奇氣邁往礕礕湍南北宜覩一世無當意者猶珍嚮議言惟恐遺失人謂謙遜不知此足下之聰哲也惟足下急于廣誼疏于察人以僕之陋亦下心與商推出其箸撰馳書屬之此爲過矣僕顧用此感激攻駮無囘避雖蚩妄可矧亦吾誠也僕自十六七歲即好爲歌詩頗涉覽古名作顛毛半白未見堂奥何許倘傾身篇翰希咫尺之進不敢自菲薄晚矣然竊謂今之才人諸所

造至足以悅人而止不能究古者沈鬱頓挫之妙惟足下挺萬人之稟多歷名山廣川締交碩士招納危言光其蘊爍五言古近體興至命筆與千百年大手合符七言于足下特中驅當其有得亦鏘震金石淒感心神常音避舍今海內名流蔚起參和天人度長衡藝將足下其殊尤乎天畀足下異才足下善所爲以承之精光蟠礴久悶則上騰左銘　廟堂之鐘右建文陳之旆鼓動羣雅一返淳古此任意者枉足下時命未協羈孤奔走蒼蒼所厚非惡而阨塞摧挫之也足下其勿疑且息承詢邇來互討論者平生縞紵簡略居長安歲餘授經之外閉關養痾轉貽烼序遯

還里門九衢貫乎萬國共傳齒至竟坐疏惰不求廣交已
丑嘗見足下詩帙颿喜躍欲訂交廹于遄旋睽阻天末今
玆合并得暢發積衷交攻文藝殆有天意哉惟足下鑒簪
樸誠勤引翼之幸甚不宣

再與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前日獨詣足下寓廬罄胷中欲吐者遂佐以梧
酌酒裁數行議論讀颷舉爾時兩人意氣邁上雖京師文
讌甲天下此席殊僻寀然雅不易遘也大集樊光堂稟𢌿
戊子己丑未刻稾復承命校勘乃知足下七言亦極勝揣
其成就比方古人其今之裕之季迪邪數百年之兩雄足

下將繼之其昔賢所謂非常之絕技命世之異人邪竊以謂足下負此不磨之才則無往不足自立出可也處可也出而廣樹功業澤及萬物可也處而海陬窮巷飯藜藿以老亦可也悲咤憤悶媒謗損氣體乖履和困亨之道非所以承天意也天不數數生人如足下足下任天而天巳全矣視萬古之天猶旦暮而已矣故凡衆人所憂喜者自玆以往吾不復爲足下憂喜也承示近人諸稾芥册取意至淡豪貎所不具達殆少陵之苗裔陳無已之流輩也方城返虛入渾五言無一篇不可意由選者勝邪謂與海峰之文並峙非諛語矣鳳颭識力未高五言律規橅秩然時

人藥石將在于斯歌堂步趨七子不乏譽策一鄉之雋目僕學詩三十年頗辨中聲而言不能稱意今覩足下集情志暢滿如我所欲言者是亦足樂矣又不必其言之出于我而後樂也性不喜阿人凡贊歎足下語皆自鳴其樂目子足下無豪髮加重佗人以贊歎人爲阿所好此必僧中無所樂者惟足下知僕之必不然也暑氣尙未淨嬾駕車何時覂對坐一言不宣

與徐廉峰書

廉峰足下月朔以來以齒病未相見忽聞足下被吏議驚愕不已然聞足下能建言又竊喜平日擇友不虛也昨過

足下宅不值而歸心蘊結未解今日孰寐覺間同舍生誦邸鈔知足下蒙　恩復還詞垣躍然而起喜滿顏色腹中蘊結者渙然解釋如層氷泮于水積雲撤于天淸和暉朗不可言喻昇齒病亦忘之已又思吾所喜者非足下一人之私也足下入臺十餘日卽奮然發議論可喜一也足下以降黜之官承　優渥之澤還淸華之選係文學之榮可喜二也雖然喜未大也足下方被譴怒　天威忽開霽復列侍從雖卑賤如德輿倘爲足下感戴　君恩欲舞欲泣則足下必更感激流涕過于德輿十倍自茲以往足下所以焦思竭力上報　國家者亦必過于今十倍雖今之所

司不過文雅翰墨而方來之日月未有艾方來之報稱亦未有艾足下德業功名得此鍊冶誼堅貞碩大而斯世之事所以收效于足下者必無窮也而猶未也所謂大可喜者足下方以言罣吏議鐫級至三而 天子則日念言官從未減大哉 聖言普天之福生民之利萬世之慶也何也言官之言不能盡當也親見足下之言一不當 聖意即降黜與卑官伍繼自今黜者必多矣難見足下之言巳不當 聖意猶委曲矜全使不失往者清切之地之職是

聖天子重言官以輔聰明德之盛量之宏如此也是

聖天子咨求國是篤念民生作養敢言之氣如此也繼自

今言者必多矣使言官遭遇如此而猶不言是言官負
朝廷非　朝廷薄言官也諸言官必不然也夫言官之言
誠不能盡當顧不盡當而　聖天子必使敢言者多則言
之當者必出而天下之受言者必眾雖一人一事其關系
爲何等哉德輿江南一窮士在京師人海中如浮萍之細
然區區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故欣然布之紙墨齒病壓仍
當語足下罄談不宣

與孔生繼鑅書

孔生足下別數旬耳胷鬲鬱鬱若有無數欲言不能言者
益文藝晤語之樂數月矣乍相違自不適也僕來京師三

四年非以規科名也頭髮班白迫欲求魁壘奇特之士上者磨礲德業次亦考正文字與于老成耋衒虛生百年者乃以上都之尊四方輻湊文章之雄僕尚未克見矧其上焉者哉此由僕之闇陋寡交鮮抑人才日降倉卒無其人也夫文藝非小故其原生于人心謂與世運相繫者乃篤實不欺之論非迂儒好大言也凡世之號爲能文者其文吾嘗取而觀之詖淫之辭佻巧之狀盈紙累牘不自知其戾于義也是謂不正偶持正論質而俚詳而冗不可以行遠也是謂不法懲是二者之失翦翦然主于搆佳文句美名不足有言于天下後世是謂不切于用夫不正不法不

切于用之文道之弃也餘食贅行之類也豈古人用文章意哉人心日趨于利騁私順時爲通方希古濟人爲好事心術如此雖欲文之不受此病不可得也以立此心爲此文之人欲其報　國救民不避睨甌亦不可得也天地中正之氣不能不鍾于人而發于文章九州之大溪山邃谷必無文章之傑魁吾實不信然章章于世則如此矣此扶掖世運者所當懺然驚懼不遑寢食者也夫復古振世事豈易易然士貲有志焉世有有志而無所爲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爲者也故天未欲昌天下之文章則已苟誠欲昌天下之文章則吾願以日正曰法曰切于用三者爲衡

執此三端可以黜陟百代之文于一世乎何有吾之才萬萬不逮此而足罷道遠垂老不休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敢不勉也若並世有能此者爲之執鞭可也詩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世道有託卽樂之大者不必其在我也積是二念久久不得慰見足下齒壯氣銳輒欲取此事互相厲以大言可慙而止及別去又知物鰓于胷而未嘗吐也奮筆書此以暘胷臆非知我不縱言至此惟亮察不宣

答曾滌甫書

八月二十一日滌甫足下仲夏郡中晤言數日非獨暢積

懆爲樂樂得縱觀大集慰僕數年相思之誠與僕所以求當世文士之意遂逢人稱道之間者多訴笑雖足下亦虛懷致書若不解僕之何以傾倒至此而未免于疑其過也嗚呼僕非諛人者足下所信也若夫好之偏而過其實足下遽信僕免此哉雖然好之偏而過其實僕自省于佗事有之于文則無何也文也者僕小心將之以求當世之士者也夫文于士大夫之行爲末曷足以求士然文乃氣之所爲也一人之文觀一人之氣一世之文觀一世之氣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媕婀纖仄悉無直氣則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也是故士大夫之行詳密不勝舉而莫先

乎尊崇其廉恥培養其直氣以自振且以振天下竊嘗觀古昔之世運際隆盛上下相愛相救而不相欺蔽則士大夫之文必皆明白正大其意望之而可知其言循之而可施于用其氣奮發而不可遏困厄而不可挫此非勉強學文爲之而一時之士氣爲之也士氣之信屈天下之利病治忽系焉然則今世士大夫之文僕惡得不恐恐焉小心求之以察其氣何如哉居京師數年所見士大夫多假詩古文以鳴而明白正大之氣與古人仿佛者僕未之獲也鄉見足下文數篇沛然達懷哀不識今文士所嫌忌已驚喜過望比見足下文益多氣益盛爲之狂喜雀躍盡忘曾

夕忽寢帷恐歎美之未至口不足以稱吾心也夫豈謂足下文業已造古人之堂室與韓歐諸子抗顏行哉謂足下年方壯盛文章稟直氣充之為古人以振起一世文章之士而大有益于天下不難故區區不勝其喜貌似與足下獨厚其實非為足下喜也若曰非諛則偏好僕居心已不直矣將以何者期足下哉雖然氣之直未易養也天以直氣珍與足下足下必自省其言行學問而自珍之韓子所謂游之詩書之源行之仁義之途毋迷其途絕其源者博而畜焉順而布焉由一身暨天下扶衰振靡既以副足下發志僕亦幸覩足下名業成就雖終身委巷中竊自喜其

有知人之明而忘其窮且老也江舟過郡度未必復聚首契篤而期遠亦不枉數數晤言爾惟鑒納不盡

與葉生名灃書

葉生足下昨論詩偶及詞承以陽湖張氏詞選見示其序頗爲大言謂詞學亾于宋末四百年來作者安蔽乖方不知門戶因選此編甄流導源使人知風雅懲鄙俗可謂抗志希古標高揭己者矣僕究其所錄則宏音雅調多被排擯纖猥之作時一采之如太白之憶秦娥雄視百代猶待其外孫補入其序稱南唐孟蜀君臣頗有絕倫之篇而蜀主昶摩訶池上一作風格天秀本無可訾東坡因追憶未

眞故爲點竄詎能氷寒于水此編舍襫取拔豈爲解人其
佗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趍
然賓之豈力求翻案故遇此名擕轉加芟薙歟竊謂詞濫
觴于唐暢于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于北宋詞
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張氏于北宋
知名之篇削之不顧南宋尙何問焉若飛卿菩薩蠻諸作
語信奇麗要亦張氏序中所譏雕琢曼詞者目錄至十八
首董氏補錄玉田之作亦至二十三首唐飛卿宋玉田固
稱俊杰然通唐宋兩代不過錄二百餘首何于溫張多取
如是夫欲求復古而以溫張之雕研示人其何能復古也

至埘錄序文謂詞學之衰數百年而其友七人斷然于古大言如此及反覆咀誦岠宋人尚遠復古談何容易列之唐宋正編補編閒夸而不量力矣僕于詞夙未致精酒餘枕上信心成篇近錄之得三四卷不敢示人張氏昆弟立言太侈僕雖譾劣尙能一辨以求是非之公足下其參訂之不盡

荅魯通甫書

通甫足下客歲八月通一書託之儉卿以爲必達竟未至左右今年都門得足下書乃知之覽足下書及贈詩似疑惟僕落寞闊踈候僕于足下何至此乎生無僞交于足下

則尤披懷見肝肺無一豪粉飾雖積年不通書尺而異地耿耿如在一室中足下亦可亮察之今以偶未達之書足下遽切切有疑慮此足下過也然即此愈見足下愛我故責我耳且僕爲足下文字朝夕贊誦不容口謂闔郡無兩往往受外人姍笑尙不顧惜況極親密如足下雖疑我責我何害夫人生良友至不易今僕幸與足下同世同里又締交稱莫逆此當有天意雖患難讒謗百千離阻不能使吾兩人有二心也區區蹤跡之離合書札之疏密事如豪毛願足下勿復以此寘懷衰也僕今年五十有一須髮白十之六一第已不可得挑選得邑令尙俟二三載後趨走

省垣倏大府驅遣作令未知何年光陰不居精力日短度不能復有建樹足下襄絕人之姿志氣卓犖後來未可量當努力修業舊勳名不徒爲文人而已是吾所懇懇望于足下者也比以憚暑之故不能命駕而南歸期指秌初若足下秌賦有遇合明年北來而我留南長途相左亦一憾也人生顯晦燚㳂自有定數惟勉其所可勉者而已坿上和詩一章各述所懷不必同體製去年書稾并錄去道阻惟冀珍愛不宣

與王靜山書

靜山二兄足下今歲再東行獲足下書至厚每思足下性

質朋邇求之今人實鮮儷偶論緝熙愼獨皆闡前賢所未及緝熙欲人擴充微明義無可疑獨之確詁僕反覆進敂足下終不能以一二字櫽括之乃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卽獨之義已又以佛語無我相無人相證之僕疑兒不釋今思之殆足下誤也夫指艮背之學爲獨理則精究然誠至于此則已得聖學要領尙何愼之與有捝諸經文語末貫洽若佛之無我相人相者脫離萬境塲而空之與艮象敎人止所當止大異以注易亦不相入禮之愼獨四見尤非此義灼然明白足下高蹈逸情縱觀內典僕豈敢拾昌黎程朱唾餘攘臂攻擊然足下持以解經

則大不可且足下信聖經乎信佛語乎必不曰篤信佛語
駁異聖經也必曰信聖經以佛語輔之聖經佛語一歟二
歟僕生平淺不喜二氏說遂未暇多覽然如心經金剛楞
嚴華嚴法華圓覺諸爲佛之精言者皆頗旁涉其文辭幽
晦複沓乃六朝初唐才人祖襲莊列不能整治其氣體者
目然此末事不足論既就其理辭之亦多險譎荒侈爲甚
不可測又以彼自爲一方教亦無暇深詰若必以解經則
僕于經得數說焉從經必不信佛從佛必不信經其不可
彊同塗人知之焉一曰天地定位何出世二曰天救有典
何出家三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何輪迴四曰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何地獄五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何因緣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何平等七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何眞空八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何假合此數說者聖經佛語水火氷炭百世不相能若以儒釋之言浩瀚如大海安知其佗不合然此實經與佛語至精要者此尚不合何問佗端嗟乎以塗人能知之者而如顏淸臣白樂天柳子厚蘇子瞻黃魯直歸熙甫王元美之流節槪文學逴踸可稱道轉有所不知者未嘗就聖經佛語對勘之盲勘之以經而異則非獨不可以解經雖取而摧燒

之可也足下果能融會兩說確然使爲一僕雖盡弃舊學匍匐佛前亦無不可否則願足下之屛絕內典終身不與目也僕敬愛足下數十年惟此事不慊鄙懷然不以言者足下未用佛言解經故及此不言甚負足下且負經斷斷其區區而加察焉不宣

與吳生大田書

吳生足下昨問爲文似先論結搆及初學之法如何僕于詩學之三十年稍稍涉門牆若文則門牆未之入也況堂奧哉然竊觀今之爲文者其用心與古人異古人之文有用而後作明理道述政體陳生民利弊表古今嘉言懿行

而已皆自發其胷中勃勃欲言者非騁長自表襮故文惟無作作則可傳蓋傳于其誠也今人文集其多不後于古而一卷之中不可無之文寥寥焉一文之中不可無之言寥寥焉高者鍛句省字貌爲謹嚴次則頡頏作氣勢使人驚怖下則夸富麗且說經者爭餖飣瑣屑論史雜功利于當世巨公間人談頌不容口讀之未終卷輒倦思臥蓋其誠不足以動吾心也夫誠非一朝夕所積也其積之之方曰積理曰積氣理不積則所言浮誕不中節氣不積則委靡敝亂不克宣揚禮義之極致二者皆空薄雖窮老盡氣從事于文無所得也先秦盛漢之人不知文家義法爲何

事銜口而出永永不澌滅者所積渾淪旁魄覓無畔涘非後世剽竊綴緝朝盈夕涸之學也漢以後知此者韓子一人而已其論文之書分布迭出要歸于師古聖賢游泳于詩書仁義明斯文之正統厥功甚盛歐氏曾氏得其具體而積不逮其厚然未離于正也柳氏蘇氏所積似多實駮故氣各有偏勝南宋以後理或不駮而氣索然矣元之虞氏明之宋氏王氏歸氏魏然為四海宗匠然其夷猶充牣乃一代之文而非百代之文者積不純厚則發不以時無用之文十有其五故也夫韓子之美在文其所以美不在文知韓子之所以美則將積理積氣以求吾誠誠則一文

有一文之用而韓子可幾矣夫韓子之文山嶽崷崒江河浩淼不可騣測也以歐曾爲導焉以荀董二子賈誼司馬遷爲歸宿焉前後夾持而韓子可幾矣其佗俟學成乃旁覩之初勿與目也我　朝之文侯氏魏氏似蘇汪氏朱氏似歐曾猶未之盡也方氏正矣而迹未化數十年來有朱氏惲氏雄長一隅不能爲天下士姚氏能不惑于主漢奴宋之論其文有主持亦未大也葢文之難言如此然其難也入自難之韓子曰毋鶩于速成無誘于勢利僕滋愧乎此言故延望門牆曾而不得入使吾之心誠漠然于勢利速成文何難之與有若夫結搆之法文家一端又多隨手

之變不足難也足下學文之日長略吾之文而求吾之言其于文也不遠矣抑姑致力于此俟佗日有知言者詎之亦積累之術也

與張亨甫書

二月二十日亨甫足下昨得手札喜甚擬卽裁荅以入城訪猗君炑士諸君不果復奉大作愈歡舞贊歎以爲此足下進境數十年所未有也何則知㑹者罕矣出于才氣盛者九罕足下才氣震伏一世今以幾微之酒過痛自刻責反覆而不已此入道機也足下文辭高朗俊邁于道豈無發明者然往往歆慕三代以下不完粹之霸才如李文饒

張太岳者以自表其倜儻之才暢其喑鳴不平之氣故不待酒之酣嬉淋漓而珠玉之輝釆干莫之鋒鍔已隱隱勃勃于胸府喉舌間尋常邂逅之人或望而避矣酒以助之鋒釆畢露言不可當雖其原不在酒而酒之助之者其害不可謂不鉅也今旣懲酒失且遷徙其數十年之趨向不復馳騁于霸才惴惴然以夙敬之晏平仲抑戒之衛武公爲法曰收斂志氣曰謹幾愼微曰負惡屢不疚將遺父母羞嗚呼何其言之深切有餘痛也此足下恐致禍之占也誠可爲足下賀朱子曰悔如春吉如夏吝如秋凶如冬吝非作惲改過耳子固所以識介甫也足下奮然改過信得

胥夏氣者雖然悔之美信如胥胥矣此胥氣至微護持至不易私欲不絕一念勃興不甘下人自以爲胥作夏長不知蕭瑟枯落之狀已在前矣夫古之充實有爲大過人者決無一念之不靜愼文饒太岳偉然奇男子哉恨其私欲不自克雖樹天下之大功亦遘天下之奇禍而人亦卒不之憐焉自今以往吾兩人各自糾察不獨平其氣務滌其欲蓋嘗推之名疚生于妄言妄言生于浩飲浩飲生于浮氣浮氣生于有欲欲不去而言平氣非剷株掘根者也承足下不遐弃硯爲微有知識者故備論之將以自觀省且堅足下之所向焉幸賜裁擇

與魯通甫書

通甫足下郡中客至將六月惠書淡愧推挹之過謂將紹大儒絕業以振厲一世僕何人敢當斯語齒長材拙精力半損于無用之學惟本心微明斯滅未盡中夜奮興痛懲前誤以躡古人故朋儕言論閒不敢苟逐時好冀多得同志引掖輔翼之拯斯人之蔽錮而傳古人之心于無窮非妄思以一身抗狂瀾也然此僂僂之心雖窮且死亦不悔以謂吾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吾懼窮且死而此心自有之自扣之何冀于天下來書所謂資自治者誠哉是言也夫自治治人非兩事也吾儕安居飽食不取天下之

事勤思之討論之豫爲佗日用與居官尸祭何異雖日日
莊坐誦書非聖人之用心也可謂不自治矣足下學茂而
量閎慨然有志于天下謂人事之敝由于人才人才之敝
由于人心至哉言乎洞中癥結矣抑鄙人復進思此癥結
之所由生也今天下之人所讀者雖聖人之書而自少至
老聖人之微言大義未嘗一究心焉上所校而取者爲八
股之文其文非聖人欲言者也下之舍科第而杰然以文
學自命者爲考據爲詞章今考據雖託名經學實皆汎引
細故陳說用相夸爹不問經之垂訓何意也其詞章英儁
益汎益夸爹去聖訓彌遠綜而論之能以考據詞章發攄

聖人之心者前數十年或有之今未之見也夫合四海之衆數十年之久爭為考據詞章與八股文之皆異乎聖人之心者士大夫夷然視之不以為怪以如此之學術而求其心之必惡利必嗜義是猶射傾而指天也故嘗妄論之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欲救學術則非重定取士之制不可不重定取士之制士習所趨如衆水洶洶東下欲以子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澆俗是又以簣土障河也雖身為鄉貳開府及主文柄者必俛首謝不能況下此者乎夫取士之制蘇軾氏謂學校貢舉特王者區區之法無與治亂其言太輕

脫卽蘇氏學術不純之左證然立乎今日必復古之鄕舉里選如周官興德行道義兩漢舉賢良孝廉之制俗之僞也滋甚竊以爲今之三場校士不必變變之徒駭俗無裨于治術但變其所校者而已矣其初場校以經義而經義不僅塲除有明所制八股文諸瑣法也命之多述漢至有明儒者之成說至約者必三四說亦無漢宋儒之專主而終必陳己意折之于經以定其是非則人必多觀儒先書以探求聖人之本意而不敢以浮淺之詞塞責矣其二場以史論論或一人或一事或數人數事一國天下衡其博識與其剸斷之得失則人必習史而不敢以空疏釣名矣其

三場以時務策專問時事審利弊不遠徵古典徒富考證者不錄必取其深切有經濟足備當事采擇者雖極言時弊無所忌庶則人必通世務無迂闊泥古之失且作其敢言之氣上之聽聞將亦無所壅矣三場合校皆可錄則登前列兩場可錄者埒焉一場則否則亦不慮其剿襲而不必如唐人帖經以孤僻纖仄標題徒害經之大義而不足以得士矣其初場之經義凡三略采朱子分年法四子書孝經爾雅子年校之大學中庸不必復諸禮明道要也易書詩以卯三傳以午三禮以酉二場之史論凡四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以子晉書至舊新唐書以卯舊新五代史

宋遼金史以午元明史以酉三場之時務策凡五此鄉試也明年會試仍之則人得按年誦習訪求而無欲速苟且之患矣命題之書之事寬且繇士安從揣測則搜檢懷挾之令可除其佗糊名易書親黨回避諸條一切罷去以寬大坦易禮士而養其廉恥且以崇政體然必選重臣有威者磨勘各省之試卷會試如之其舉而不稱者磨勘嚴眾覼前此罪加等舉主舉者無苟脫焉則人亦不敢懷倖心矣其校童子求入庠者第以一日而爲經義史論各一庠士及國學生之應科舉試者始一日而爲經義史論時務策各一常試則問經史其分年如鄉會試丑寅則從子以

下視此其習之也有漸而總角入塾專意經史不學爲文詞不必教以佗書則日力優裕人亦不苦畏之矣其會試中式之舉人與選貢之試于　殿廷者舉人之應教習學正試者皆一日而校其經義史論時務策各一而不計其書法之工拙則受書之始與出身之塗皆畫一而號爲士者不致降爲鈔書小史之爲矣詩賦之校何益于身心民物且非古人詩賦正體必罷去雖翰林院詹事府官亦勿以此第高下取經史時務每歲試之卽繼以黜陟毋使安坐廢學獲淸華美官果經史時務博通亦不患不善詩賦而風雅之微旨轉以排比聲律之詩賦罷而益振矣取士

之制一定天下之學術爭嚮之學術始于經爲本中于史爲輔終于時務爲驗無浮淺空疏迂執緘默者無勦襲懷倖心欲速苟且與苦畏之者而士不以小史自爲風雅且丕振誠如是也心術將日歸于淳實而不自知而人才人事必均受治縱校士者未必咸得人不能合校艮楷懷挾之令除人或以勦襲得然此惟大無恥之徒非人人然者蓋學術不明天下之高材生亦將靡焉學術明則中材孰忍自絕于善不變者獨失志居下流人百不能以一二概千百害其大綱也學術既明敢復以六說進一曰開徵辟天下之大豈無道德純砌通經致用韜晦自怡不樂就有

司試者請備禮徵之入爲侍從臣亦　盛朝羽儀也不著爲定制或十年或二十年始一徵徵不過一二人使大吏察而舉舉而後徵毋濫此人極難遴恐搜才邀德乃加此異數且校士之制參用唐宋而罷其詩賦必兼仿周漢制雖一二人又年數疏闊然天下愈震動懽仰如鳳毛芝艸知道義之尊矣二曰減士額額廣則取必濫濫則人不貴士而仕途踈蕪擁閼之病叢出減舊三之一亦足以待用承學者愈知自重矣三曰隆敎職學校師儒之官係于學行風俗者甚切而鉅不得其人易誘士非義非獨不能約束之自明以來視爲闒宂無用之官仕者不欲盡其職請

自今敘職不俟大吏保舉皆得與縣令互調其保舉者內可轉國學官且得除中書評事博士外徑擢府丞倅或府屬州牧與縣令等其祿糈增至縣令之半俾無飢凍憂其職月朔必講經月必校士藝亦以經義史論時務策為卒月終上其名次于郡守守獎戒諸生且稽師勤惰以遡職論其察士行優劣每歲一報學使者使者即察加賞罰則師儒之權重得升轉清要爭以丰采自見不甘為疲庸風厲多士必勝于昔萬萬矣四曰停貲官納粟得高位非所以敘也雖卑官亦將使之臨政理人必不得已富者輸貲得受七品以下銜異冠帶于齊民爾不小畀之事權也

仕路淸絜吏胥先官將漸可汰而士非力學無由進其心愈定矣五曰破成例南宋以來治世之權畢歸于胥吏六官之長屬拱手以聽稍稍見作爲則老吏毛舉條例格其後尤黠者視賄之有無重輕爲引例準式出入變幻莫可懸度長官抑塞欲效卒張目無如何非背吏尊成例多也今若請取六部則例悉酌損更定誠有所不逞不若每斷一事毋庸拘成例惟以禮之典刑之律俾中外有司遵奉而酌行之事之至大者請于其長奏聞定議否則事成達其長其長咨部不當者部院臣得以義法參駁亦不據例爲詞則胥天下之胥吏持牟舞文之局皆破士大夫得舒

展其手足少壯之學與治術貫爲一而不棄之無用矣六曰除釋道前一二十年白蓮等教滋擾數省殺良民勞兵耗財不可勝計今雖就撲滅愚民私習猶衆難恐誅戮雖日教以聖道必梗不信何者釋道之邪說視彼實無大垐別彼竊其餘論親見僧道受職獲尊與者擁良田華屋過于達官大商內不能無動安得信聖道也必除二氏之教使彼無可假藉又知邪道審不容于世則無俟刑戮人皆革心矣惟僧尼道士承襲久遠一旦使復本業大抵無業可復彊者鋌陷大惡弱就死而請立一法見在爲僧尼道士者聽未爲者毋得薙度違者師弟子罪皆死不數十年

天下之僧尼道士幸無罪坐收田宅財貨守令察報大吏
卽多爲其郡邑鄉里之養濟院此于僧尼道士纖豪無擾
虐而窮民有所歸其利無盡又以二千餘年之二氏竟漸
洗盡絕不獨白蓮等教無所祖以煽惑士之學聖人者心
愈一矣此六者順序以行于取士定制之後取士之制始
不爲具文語堅固不可動蓋皆淺有助于學術而平治人
心之大要也然惟宰臣卿尹臺諫或能議此窮居衡茅言
之何補祇以野人忠愛古人不非宋貢文忠著書語人云
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則預言于今日而待裁正于良友卽
學術中事也志士立言不爲一時豈以無位默自惰哉乎

生篤愛陸敬輿文通時事物情而無一言不合乎聖人之道昔人以爲唐孟子不虛也自揆無其識度然如蘇氏之愛敬輿文而好爲無本之議論亦不敢此或亦本心之微明可藉以告古人者也足下謬有胥吏論五篇嶙峋演遒私心竊畏愛麤覽之未悉其曲折望錄以來荒豁霪雨終月不出門辱足下盛期許輒縱言布此勿示時俗人徒增拙者詬厲漸涼冷惟爲道自保攝不盡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三

山陽潘德輿彥輔

傳

劉孝子傳

乾隆三十三年山陽之車橋大火火跳越而及無火道救火者未歸而家已燼越二日一夜火定居民嘖嘖稱劉孝子孝子鹽城人名希向少隨父遷車橋火及屋孝子號而入人持之力荅曰吾父入火中先是其父入室奉取木主及先祖畫像不得出孝子入尋父又不出人號其母曰而夫而子皆死矣其母投火殉人持之免或見劉氏庭樹下

火中人影往來驚曰劉氏父子未死耶覆水爲路往救之其父舁而出握木主畫像不釋子額焦矣問之曰樹下有水一器火迫迭掬水濡衣冠公等延頃刻休矣然是時風怒號煙光竟天樹亦不焚死後一年父病孝子割股進父愈孝子今年六十病噎將死其子亦割股進倉皇持鈍刀割肉不脫創月餘不能事事孝子怒或曰若子非情也問之以實告孝子大悲病覺不可救孝子之生計父死家貧事母極甘旨鄰毋每教子必歎息曰爾曷不觀劉先生劉先生者孝子曾爲童子師也余與之鄰夏夜露坐見其臂創痕纍纍額尤甚攸其庭樹曰噫朽矣友人商相亟談孝

子事最悉相巫亦驗滅人居車橋者孝子病革相巫爲之謀棺衾甚有力

論曰割股雖不經然亦可以愧世之引文飾義藉口中道而視君父危亾漠如者劉氏三世皆以奮不顧身之勇行其孝桹本遠矣孝子旣遂䕶終諸郎稚髯人日每見之愉婉之色過于讀書者是有天性嗚呼豈盡由學問哉

震峰老人傳

邑之壽者震峰老人爲之冠震峰者里中薛翁字也翁名秉時武學生年九十一矣覸其面如六十許人里人目翁杜門習靜不與外事其壽固宜翁聞之笑謝而已翁終歲

無一日廢書九經正史百家雜技詩賦方外無不讀有難
字忘齒下問荅者顪頊則歷檢積冊必盡繹乃已蚤起鈔
撮校讐夜披衣坐繹疑義子姓執諫則曰書者吾冬之鑪
夏之扇也夏炑閉滞下十餘日書猶不去手年躋上壽垂
簾燕坐頭頸必中肩背必竦直手足堅定無妄動客至衣
冠祗飭趨送揖拜如習禮少年無狂喜盛怒市井無賴語
一世未出口生計委子孫寒風敗屋神采燰然余每謁翁
退必喟然曰莊生云養形之人爲壽而已矣翁非其人也
余所見文士輒惰傈棄遭長者不屑一揖持大言壓其坐
人多矣翁何其恭也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有好學不倦

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乃延入翁其射此觀者歟先王六藝之教椬心術達性命克壽之符不枉導引習靜淺矣荀子曰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善夫

拜都參贊公家傳

參贊公拜都氏諱鍾昌字汝毓一字仰山滿洲正白旗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諱伊湯安之第四子也姿稟亮特七歲能古詩歌年二十五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先是閣學公司臬贛州公侍養之餘留心獄辭輕重出入豪髮必洞澈及官比部剖斷平反精審冠其曹長刑

部者倚若左右手除員外郎有盜　天閑馬者旣伏矣公察其辭色詰之曰汝知盜　御馬罪死乎囚悟呼曰賄吾者謂罪不至死乃妄服耳公釋之同列皆懼無何獲眞盜者乃大服嘉慶十八年林逆亂定良民有詿誤公鞫得實即縱之全活數百人公在刑曹久不掩其文學名復由郎官入翰林爲侍講侍讀旋爲侍讀學士道光四年大考二等遷少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七年八月出爲盛京禮部侍郎未一月入爲刑部右侍郎　上欽恤愼刑以公練習律格使佐司寇公遇疑獄必反覆推究分刌脗合凡司寇之屬才足錄者采其言薦其人以故庶司各竭慮

治事事無冤抑刑曹稱得人公嘗署戶兵工三部侍郎然
治獄有重名每直省疑獄上必使公往鞫之再使山西
一使福建一使雲南首尾一歲餘舟車歷天下大半所過
省會郡縣大獄皆經公審擬爲定讞焉初使山西與江都
史侍郎致儼偕定平定州知州引斷失當門役得贓失察
罪再使山西與蕭山湯尚書金釗偕定猗氏縣令勒罰致
人死及敎諭與吏得贓罪歸未十日而往治福建獄福建
閩縣令張騰者歷虧庫金偵外臺將刻之遂摭辭揭督撫
款請入告辭連佗守令及枉籍大吏獄初起閩全省官震
動公與湯尚書鞫之謂督撫門者實索金宜科罪如律督

撫失察歸部議餘悉張騰誣　上悉依議且嘉器公能十年、三月還京復與德州盧相國蔭溥審勘包衣開槭蒸檢案案結則又與六安楊侍郎懌曾往治雲南獄途經河南貴州鞫御史劾奏者河南則蘭儀縣城工及通省捕務義學驛站馬匹州縣虧空貴州則密察夫役情形公局幕友劣蹟所至親訪輿論覈實入奏中外稱允貴州荔波縣倉斛久缺縣令不請叚吏役以稱納米弊雜出苗民藉藉撻詐公察吏役五人無首從發極邊前後縣令歸部嚴議苗民大和九月至雲南定騰越廳生員誣控罪還京途次定湖北都司誣控本管罪其年六月湖北江水潰隄民流亾

萬計守令不能籌振救公以使臣生請得允其知大體能
行度外事如此其作審定疑獄事多不具書十二月還京
明年二月以吏部左侍郎兼右翼總兵京師五方鱗萃豪
猾隱伏公搜抉積弊剷芟甚杜請託閽者憚之營兵多虛
冒公執籍案名遷轉必視射優劣邏者必獲真盜乃行賞
刑盜必如法諱盜者必痛懲或謂公副金吾目毋乃太峻
公不顧益持正不少阿鄰下肅然月餘出爲馬蘭鎮總兵
論者惋焉至鎮巡所轄者謂地遠林密姦民易攘竊非所
以昭嚴重酌復總巡舊規立梭巡法每月外火道分番巡
者改四番每番兩翼同日出東西交匯而至與總巡會二

十日而更前二番歸伍即後二番續之内火道十八撥及五關汛皆如之南北邊則分六段梭巡十日而更得 旨依議宥小遠遁在鎮少事閑軍民子弟無教育地遂捐資建蘭陽書院并建義學三文教蔚然又謂標兵騎射不入式復籌款設八旗騎射所遴選教習官爲簪馬資訓練議不果行十二年正月除倉場侍郎 上方嚮用公行有日矣會 景陵膳房爐邊火跡未報被議降四品京秩七月

特簡科布多參贊大臣加頭等侍衛銜往科布多爲唐興中府地出長城六千里在烏梁海西地奇寒親故爲公危公正色曰昔阿文成公嘗官此土今吾甫鐫級即蒙擢

用　主恩如是當思勉圖報邊地寒極事百　陛辭之日
上溫諭再四公頓首謝抵任慷慨賦詩以趙營平自勵
逾月竟中寒卒年四十有八海內士大夫聞公訃皆愁然
涕洟為　國家惜此才也　上嘗謂公政事文學無不敏
贍故文武兩途兼倚毗之嘗為　國史館協修　武英殿
纂修　實錄館總校纂修　玉牒館副總裁　咸安宮總
裁稽察中書科事務稽察左翼覺羅官學戊子科江南正
考官乙酉科拔貢　朝考讀卷官公悉心校閱宿儒皆折
服復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及鎮右
翼鎮馬蘭參贊科布多皆武臣重職也公性好墳典詩文

雖健入古以主持風會爲己任所得多知名士退食之暇講業唱酬無虛日周行天下愛士若渴苟有文采甄賞不容口居家篤于倫紀太夫人病亟刲股以進及卒一慟絕良久乃蘇與兄布政使繼昌弟主事岳昌友愛䏶至垂老如髫丱布政公先鎮馬蘭承修　寶華峪工應賠帑三萬兩旣歿公身任之家故貧弗恤也先娶佗塔喇氏繼娶佟佳氏皆先公卒繼娶宗室氏子三長宗貽工部筆帖式次宗佑舉人次宗康出嗣伯父孫一培英幼

贊曰公文獻世家少負遠志每讀史至忠毅皦亮之臣輒感慨奮發思與比肩顧雍容郎署及文學侍從且十餘年

甫內躋卿二外總戎事遽隕絕域悕矣公以畫桂之性痛疾前古姱嫛小夫不出肝膽治事及公物論者乃嗛公希古不順時坐此失要津然公受知　聖主歷膺簡任其所設施固已暴白于天下矣其不登台鉉天也于公奚損哉

阮君家傳

阮君鍾瑗字次玉山陽歲貢生年七十卒邑之學者交歎息其賢屬同邑潘德輿爲之傳君幼端重讀經史專究大義學使者校士輒冠曹偶中年爲文才氣近侯魏參以茗文錫㽞其學以辨義利爲主疾流俗如讐戶無雜賓終其身至友三四人有過面折之衣冠樸古雖儌不肎易遇宗

族鄉黨義當爲者矣不惜財力兄物嶺南百計歸旅櫬與
嫂居事之如兄兄女適人酷貧賙之數十年從弟鍾璜少
獲文譽偶廢學袖夏楚往責之其嚴篤如此阮氏墓因佃
者多隱占牒之官清釐界域所入供胥烋祭卹族孤寡不
給分以脩脯多恃此舉火者城東三里塘邑人葬地也守
墓佃掘墓爲利無覺者唐姓父子掘君族祖墓偵旣確立
至賊所獲之一鞫而服竝梟示如律邑人悽焉裴園太史
君從祖也敎鄉後進有法邑人度城北隅爲勺湖艸堂祀
之君曰地苦水宜改建建諸東門衆貲不足竭所蓄成之
力疾督匠不少休道光四年冬洪澤湖決運河西坎者數

謁汪文端公奉　命視河工君通書文端陳功罪利病不少諱已又募金振釁流民活無算城外寶帶河湓葬三里塘者盡沒于水急牒縣令請疏下流分洩某姓田不便撓之百端令不能洩復上牒大吏如所請而水患平邑庠祭器敝徐仲車先生祠將圮帥邑人改作尊卣棟宇觀者肅然嘉慶中試用知縣即墨李公來綜振邑令王仲漢毒之僧舍奉　旨昭雪帥同志即僧舍爲祠歲致祭丁烈女者乞人子也匪人誘諸室不從捶之死投屍頓池中邑令不竟獄徧牒羣大吏直之得旌如令試院諸生座木漸朽移書同郡出貲易之承以石杜城東南隅與闔城中文渠

城南隅三台閣各修濬如舊制凡邑中大事君與守令辦
辭色不可奪然當事問其名或先造門謝不見亦不報也
教人御下嚴而有恩門人某貸金若干病劇出券焚之僕
某聘婦無以娶將改字力助之成婚卒之前二歲梓所箸
詩文曰修凝齋集配左氏無子嗣子席齡邑庠生
論曰士僻處窮巷皆言無可為此自菲薄自假以枋庸有
濟乎君一介寒畯義氣勃發設施姝可觀其表見止于此
天也人謂君盛氣難近余識之三十年時與往復辨難必
忻然會心葢剛而尚義非今之悻悻者遴其行為之傳非
私吾故人將示來者思舊德焉

陶君家傳

潘德輿曰士之遇不遇可勝言哉或學行瓌偉槁項遂蒿中或文章被知遇卒不獲尺寸枋有其枋矣謹愨登弟惟恐傷于物或人掣其肘天促厥算終無所展布以炊凡此者皆謂不遇然不過命也其人之不沒者無損焉道光甲午冬余入都道逢浙客談金華令陶君不去口不知與余至交也明年正月京邸聞君喪哭之八月歸君嗣子來見涕泣乞爲家傳余其忍辭

君名克讓字際華世居山陽大父諱瑛府學增廣生以善書名父諱鑄候選縣丞出嗣叔父叔父早世叔母孟苦節

數十年人謂其後必大君稟家學九歲作文輒其儕偶年十九補縣學生輒高等受業先君子時德輿年十六七為文恃才氣先君子訓德輿曰汝不若陶生陶生文融練有法非汝比也旋丁內艱嘉慶十五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曹文正公滋契賞之乞假歸以父旾秌高不樂仕進都中鉅公致書勸其出不應在籍十數年同年生位監司矣父卒服闋乃入都與㪔館試君之篤孝卽此可知也居家怡柔事親寢食必侍側處昆弟宗族溫溫然與里人偕言論坐起莫敢先雖童僕忤未嘗疾言遽色邑有酒人事必贊成之以困急告無不佽助後進奉文学為贄委

婉娩掖終身不揚人過座有肆詆譭者故以佗語亂之使
不竟其說蓋其天性如此其出而與散館試也余適應會
試至都以君爲主人居數十日未見其投一刺謁顯者余
多君之恬絜而私憂其不偶于時也散館得縣令選浙之
金華余送之曰君才非能吏若循吏可能也君曰諾抵任
私餽一無所受鞫獄不妄刑一人頌聲大起邑朱氏與族
兄鬬斃之被控三十餘人莫肎承君一詰即吐實人服其
神邑山田高下錯出有傅氏者以水利久訟前令不能決
君斷之曰歲旱曲枉下游歲潦曲枉上游然旱則下游水
艱上游靳之非人情潦則上游水漲下游遏之亦非人情

與爲爭訟曷若協力而濬渠乎兩造翕服書院費不充君
捐金助之肄業者鱗萃每月精肴飯九十餘席躬自訓課
諄諄如塾師郭外宏濟橋達于永康武義溫州諸郡縣以
鐵緪維艚二十有四架木版其上廣丈五尺長三十餘丈
谿漲緪絕艚敗君出貲新之行者懽然其惠政多此類也
不二載大府檄赴滇運銅往返二萬里君自度不適當道
意且數多病遂乞歸歸而疾甚余往視之君慨然曰吾誠
非州縣才然朱朱以敭非所願也疾幸而瘉冀得京朝一
官以餘年報　國可乎吾子入都其毋歸余壯其言疾已
困猶輸貲爲員外郎部牒至君小斂矣年五十有五無子

以弟之子聯甲嗣

論曰世之稱能吏者大抵勤敏奔走嚴厲刑罰爲長君故遲其術齟齬宜矣方君翺翔詞館閒不必卽歸歸亦可早出三十年來當操文柄躋顯仕何區區縣令爲雖然君之心何以彼易此哉士各有能有不能爲其所能爲者無愧心而已余知君久逝而論之毋使世之能吏橫加詬訾焉

邛君家傳

邛君名廣業字勤子山西冀甯道左參議俊孫五世孫族多閒人爲淮郡冠君幼容止如成人籍隸淮安衞兩運糧而北公私賠累家產爲罄母早世父永慶以諸生代子運

劭于通州君年裁十七因窘以歸依舅氏程得肆力讀書旣補博士弟子入都師同邑汪文端公時文端不苟爲和相屈以祭酒左遷侍講門庭淸謐君處其家三歲受益最多文端數稱其才公卿閒試京兆輒報罷嘉慶十三年舉本省鄉試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選安徽鳳陽縣臨淮鄉訓導年近六十矣爲訓導六年引疾歸未一載劭君篤于倫紀與其弟拔貢生廣德極友悌弟少有瘵疾痁作甚危君稟之與共寒熱妹家中落養其子女十餘年以其女爲子婦族子日煌劭君卹其寡妻歲時修其先人墓族弟應斗貧苦嗜學君飲食敎誨之遂爲佳士生徒貧者卒不問脯

脩中表程鏇業不支君廬程所贈者程未言君疾售數百
金助之其受恩不忘如此君志氣伉爽少備嘗艱阸壯歲
稍足度朝夕終不屑規財貨與友人諤諤大言欲有所樹
于世竟不酬治鄉黨公事疏浚關渠請定三里塘掘冢者
罪籌水裁振濟皆堅持大體爲校官不苟一錢文廟灘田
數百畝營弁謂牧地君移文力爭往復數月乃定請太守
勒碑記之家祭齋肅精絜傷不逮養奉酒饌不主前流涕
被面與人坐不耐俗客發狂論激之去朋友有過必以告
道光初計偕至都與汪文端語終夜皆格心責難事晚歲
敝門求古人治心養氣術淡惡釋道不延入門易簀時以

無鬼諭子弟旣不能言猶慮冠不正手數十舉整之乃㽞
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子奐郡庠生次奕早卒次衡出嗣從
父
論曰余與君交三十年始爲文字交繼乃相敦勖如親兄
弟君官鳳陽數年每覽余書未嘗不涕淚也瀕終余在都
下語余長子亮弼曰次生命也吾所悲者二吾妹及尊甫
未歸目因嗚咽不已亮弼君次女夫也君始善科舉學屈
其儕偶已而有志內修嘗謂余吾徒學不進坐骨未堅目
或述少壯過失互繩糾繼之以泣或對述前修事至達旦
君歿而余之諍友寡矣嗚呼

九從母夫歿劉頤不貧翁姑嘱從母無子命盡上所有田宅契從母號曰吾歿職也第今日歿謂迫飢寒旦乃彊飲食返王氏居王已淍落從母出嫁奩售之賣肆米度日養外王母黎明則起坐持籌計米買賤命婢持肆米計簿往授家之傭者傭者出賣米歸書計簿授婢婢持入室授從母從母計多寡書畢乃爲他事如是者數年嫁資盡往求翁姑不應予田數十畝又數年翁姑病從母往侍既卒始得向所有者復歸劉氏既歸仍奉外王母居復購一室待外王母不諱外王母卒劉氏果有爭者曰何故以劉之室治王喪證之契乃王名爭者悔其周緻如此所分貲族

乞貸無虛日從母量予之無怨者歸事明浅撫婢嫗極委曲冬夕婢先臥晨命嫗執爨已則淅米手柬稼不顧衣多補綻年六十始製布裘非有事不服買覓有巨者三必奮爲賓祭用然不信佛聞人茹齋祈福輒慍瑗又曰從母之賢其由來遠哉瑗外王父幼孤及長母已化適生子疾走數百里至母室寢持痛號請俱歸不可請與其子月遞養許之歲不衰外王父病外王母刲股瘳及卒舅氏三年未嘗入內室瑗又嗚噎曰瑗不天少無母賴從母教瑗二十歲外從師讀書皆從母力予之所聞也瑗將何以報從母于嘉慶十六年卒年七十六嗣子一某卒之前一月被

恩旨旌其門謹為吾子訴潘德輿曰嗚呼母經營劉氏王氏間居然一男子罷危勞苦五十餘年乃克其節以從亡者于地下悲矣雖然母志也奚以悲悲夫吾子承母二十年教養恩所欲報者母而母則死矣然則子誠何以報之瑗泣下不能仰視德輿遂書之為劉節母傳

錢節婦傳

潘子曰婦人達義矢節者眾矣雖然或家未窘可以守或窘甚為其于守也吾偉錢節婦婦史氏為錢珠妻年二十有四夫死腹有遺孤彊飲食子生數歲又死婦號曰天果欲絕錢氏耶舅清河老諸生授徒自給不給婦女紅佐之

甘旨未嘗缺一日請于舅曰大人盍買妾苟得子錢氏福
也舅不許婦泣以請曰是豈待大人老哉不然錢氏已矣
舅遂納妾生子三舅歿家益窘婦以女紅活諸孤日或不
再食無怨色既而孤之長者能贍家矣甫娶婦舉歿婦號
曰長者已矣少者尚未娶脫吾旦暮歿何以見先舅于地
下聞者無不掩涕然婦茹苦四十年以歿竟未見夫之弟
得子無何夫之兩少弟皆歿矣族人哀之以其從子爲婦
嗣

論曰婦稚心忍死克成其節賢矣其惓惓老死而不已者
不爲其身計而爲錢氏血食計其達于義也遠矣宋德祐

炎興間文陛諸臣顛沛九死推立扶持不敢少休臣道妻道殆有相似者耶婦余外舅女弟也知之也悉私爲傳識之

夏烈婦傳

婦王氏鹽城人生子二夫死鹽大饑姑挾之出家于舟食日乏姑諷之嫁堅不從郡年少往窺之婦怒曰此我死日自來者奩畀棺來乃慟哭願率二子去乞食死辭色壯厲姑屈焉少年時時饋姑婦食婦益恚雖餓不一染指佗食進一鬱鬱不食數日竟死死年二十九二子鬻于佗姑益流落乞食于余家與余家人言如是

論曰人之志至于飢寒迫身而猶不變豈不難哉婦以爲甯乞食毋失身天下有偉男子事勢未窮迫遂蹙然思變計者何也孟子言禮義之心驗諸乞人不屑信夫

書宿州客

酒肆來一客風格魁岸自言京師人無資歸日說稗史肆中乙丑冬阮子烼屏見客先是白蓮賊亂宿州徵淮安兵未至而亂定座客方論是事客聞而歎問之曰某卽客宿州某官所者也官旗人延某教騎射室在署後廊無人涼夜僮僕駢睡自起寫鑪水水忽血色擲諸階出戶月如晝階下有尺許人馳馬橫刀叱之不見度有異坐而假寐燭

影搖搖然忽有聲如百堵牆自遠而近雞犬號人馬奔嘶則賊千百攻署門矣阮子曰客且柰何客曰某念主人遇我厚急取刀躍數屋至署之第二門伏焉賊入連殪十數賊驚發火槍攻門遁匿于圃中久之聲定入則積屍委地官亦斃焉退入私室燭猶明呼僕無應者則再至署之寢取架上衣徧覆羣屍而懷賊所遺金數鋌哭而出行屋上里許至城隅下少婦方磨豆呼曰賊某曰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邪婦曰妾男子吾夫方適市撖之斃于市哭請救曰有索邪曰無則裂布裳絞爲索登城縋而下某亦下辨色呼婦夫婦酉連不淺某曰吾不利汝也分金揮之

去于是座客皆歎息稱客義勇更酌酒爲壽詰問客客曰
是日賊復入城掠某遂竄至此佗不知也數月去客忘其
姓名略知書彬雅有體阮子云